

劉紹銘——主編

現

代

散

文

典

藏

# 再活一次

巴金散文選

劉紹銘——主編

現代  
散文  
典藏

再活一次

巴金散文選

天地圖書



# 天地

[www.cosmosbooks.com.hk](http://www.cosmosbooks.com.hk)

- 書名** 再活一次——巴金散文選
- 作者** 巴金
- 出版**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—115號  
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（總寫字樓）  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-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 
地庫／一樓（門市部）  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- 九龍彌敦道96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  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- 印刷**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 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 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- 發行**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 澳）  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 
電話：2303 1010 傳真：2764 1310
- 出版日期**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／初版：香港

（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）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06

# 目錄

導言：巴金的浪漫情懷 劉紹銘 / 3

編者說明 李輝 / 9

## 第一輯 靈魂的呼號

《滅亡》序 / 18

我的心 / 21

《我的自傳》譯本代序 / 24

《激流》總序 / 28

《復仇》序 / 31

《家》初版代序——呈獻給一個人 / 33

《春天裏的秋天》序 / 37

我的呼號——給我的哥哥 / 40

## 第二輯 人在旅途

我的夢	／	46
《海的夢》序	／	51
《新生》序	／	54
給E·G	／	59
《將軍》序	／	62
短簡	／	64
夢	／	70
長夜	／	75
「再見吧，我不幸的鄉土啣！」	／	86
鄉心	／	88
海上的日出	／	90
海上生明月	／	92

- 繁 星 / 94
- 在普陀 / 96
- 鳥的天堂 / 101
- 雨 / 105
- 朋 友 / 108
- 月 夜 / 111
- 繁 星 / 114
- 靜寂的園子 / 117
- 大黃狗 / 121
- 愛爾克的燈光 / 124
- 廢園外 / 129
- 從鎌倉帶回的照片 / 132
- 再訪巴黎 / 139
- 西 湖 / 142
- 又到西湖 / 146

第三輯 生命感悟

星	月	雨	雷	雲	風	生	醉	神	死	生	命	自白之一
/	/	/	/	/	/	/	/	/	/	/	/	/
1	1	1	1	1	1	1	1	1	1	1	1	1
9	9	9	9	8	8	7	7	6	5	5	5	5
8	6	3	0	7	5	8	2	8	4	2	2	0

## 第四輯 記憶之痛

- 火 / 200
- 尋夢 / 204
- 燈 / 209
- 永遠不能忘記的事情 / 214
- 紀念憾翁 / 220
- 秋夜 / 226
- 懷念老舍同志 / 230
- 懷念蕭珊 / 238
- 再憶蕭珊 / 254
- 懷念從文 / 257
- 懷念曹禺 / 278



第五輯 劫亂後的反思

把心交給讀者	／	286
說真話	／	294
十年一夢	／	297
說夢	／	305
「鷹的歌」	／	308
小狗包弟	／	310
紀念	／	315
「文革」博物館	／	322
沒有神	／	326
願化泥土	／	327
最後的話	／	331
讓我再活一次——寫在前面的話	／	338

劉紹銘——主編

現代  
散文  
典藏

再活一次

巴金散文選

天地圖書



# 天地

[www.cosmosbooks.com.hk](http://www.cosmosbooks.com.hk)

- 書名** 再活一次——巴金散文選  
**作者** 巴金  
**出版**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—115號  
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（總寫字樓）  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-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 
地庫／一樓（門市部）  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- 九龍彌敦道96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  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- 印刷**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 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 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- 發行**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澳）  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 
電話：2303 1010 傳真：2764 1310
- 出版日期**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／初版·香港

（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）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06

## 導言：巴金的浪漫情懷

劉紹銘

美國哲學家 A. O. Lovejoy (1873-1962) 生前大概想過給「浪漫主義」(romanticism) 這詞兒下個大家可以接受的定義，但書越看越多，也越看越糊塗，一時不知從何說起。甚麼算是浪漫？真是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正如 J. A. Cuddon 編寫的 *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* 所說，the word 'romantic' has come to mean so many things that, by itself, it means nothing at all，說的就是「浪漫」一詞涵義，正因海闊天空，反而不知所謂。

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「浪漫」一詞已成口頭禪。「浪漫」究竟代表些甚麼，正如「悲劇」的原義是甚麼，一般人不會深究。「浪漫」之說雖然成了濫調，但我們讀五四時代的文學作品，若要界定某些作家的風格時，卻不能不引用這「主義」的基本信條來作立論根據。依韋氏辭典所說，romantic 的含義其中一條是：responsive to the appeal of what is idealized, heroic, or adventurous，這是說「浪漫」是一種傾向，對理想化的、

英雄氣概的和冒險犯難事業的呼喚，反應特別敏銳。

我想巴金的氣質和作品，特別是文革前的小說和散文，很有這些「浪漫」特色。《滅亡》（一九二九）是巴金第一部中篇小說。在序言中他開宗明義告訴我們：「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。我又是一個孤兒。」接着他又說：「我有一個『先生』，他教我愛，他教我寬恕。然而由於人間的憎恨，他，一個無罪的人，終於被燒死在波士頓，查爾斯監獄的電椅上。就在電椅上他還說他願意寬恕那個燒死他的人。我沒有見過他，但我愛他，他也愛我。」

引文中的「先生」，巴金自己落了註：「指一九二七年在美國被處死刑的意大利人巴·樊宰底。我在巴黎給他寫過兩封信，也得到他從監牢裏寄出來的回信。」

我們知道巴金（一九零四—二零零五）原名李堯棠，字蒂甘。巴金這個筆名，是巴特寧（Mikhail Bakunin, 1814-1876）和克魯泡特金（Peter Kropotkin, 1842-1921）這兩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折拼起來的。從巴金的譯作年表可以看出，他早年對鼓吹近乎烏托邦思想的安那其主義（anarchism）極為迷戀。早在《滅亡》出版前兩年，他已翻譯了兩本克魯泡特金的著作，後來更翻譯了他的《我的自傳》。

巴金為甚麼這麼推崇克魯泡特金？他在譯本的代序中交代得相當具體。這位俄國虛無主義者，有過多重身份：「他度過貴族的生活，也度過工人的生活；他做過皇帝的近

侍，也做過貧苦的記者。他捨棄他巨大的家產，他拋棄了親王的爵號，甘願進監獄，過亡命的生活，喝白開水吃乾麵包，做俄國偵探的暗殺計劃之目的物。」

這篇代序是巴金流着「感激之眼淚」、以書信體寫成的，寫給他的「小弟弟」。他要小弟弟做人拿克魯泡特金做模範，「去生活，去工作，去愛人，去幫助人。……你將尋到快樂，你將熱烈地愛人，也將為人所愛。」

巴金在《滅亡》主角杜大心身上演繹了他認為足以代表克魯泡特金的革命精神：犧牲個人幸福拯救苦難同胞。杜大心是詩人，投身革命行列後，當了工會領袖，又在一家雜誌社當編輯，積極宣揚自由博愛思想。杜大心一位在工會做事的好友，有一天被警察抓去，不久就「處決」了。這突發事件促成了杜大心刺殺戒嚴司令的決心。戒嚴司令大難不死，「兇手」卻因此賠了性命。大心在採取行動前，留下了一首詩：

對於那般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，

滅亡一定會降臨到他底一身：

我自己本也知道這樣的事情，

然而我的命運卻是早已注定！

告訴我：在甚麼時候，在甚麼地方，

沒有犧牲，而自由居然會得勝在戰場？

為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，我甘願滅亡，

我知道我能夠做到，而且也願意做到這樣。

以上文字引自《滅亡》和克魯泡特金自傳譯文的代序的段落，可看作巴金思想和作品的基調：慷慨激昂、感情勃發。在感情上，他真像個透明人。《激流》總序第一句就向讀者宣示：「幾年前我流了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《復活》。」巴金常在作品的序文中告訴我們他「流着淚」讀這讀那，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，因為這是他的本性。正如華茲華斯 (William Wordsworth, 1770-1850) 所說，奔騰澎湃的感情自然流露，是浪漫精神一個不可或缺的特徵。

英文常用 the bleeding heart (流血的心) 來形容因背負世人罪行而受苦難的耶穌聖心。巴金是無神論者，支撐他愛人如己的精神力量只有自己的良心和入道思想。他五六歲時，家裏宴客，把他最心愛的一隻大公雞宰了。他跑去搶救，只看到「大花雞在地上撲翅膀，慢慢地移動。……牠閉着眼睛，垂着頭在那裏亂撲，身上在骯髒的土上擦摩着。頸項上現出了一個大的傷口，血正從那裏面滴出來。」

這個目睹斷喉而死的公雞血淋淋的經驗，在幼年的巴金心裏留下難以磨滅的創痛。我們可以想像這個心地如此善良的人，日後在世途受到各種傷害與侮辱後，會多麼難受。「透明」的巴金，就把這種感受在〈我的心〉（一九二九）中如實告訴讀者：「這幾年來我懷着這顆心走遍了世界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，所得到的只是痛苦，痛苦的創痕。正直在哪裏？幸福在哪裏？和平在哪裏？……到如今我的愛被人出賣，我的幻想完全破滅，剩下來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獨。」

文化大革命爆發那年（一九六六），巴金已是六十二歲。跟好些落在紅衛兵手上的五四主流作家一樣，老人受盡凌辱。他自己沒有受到肉體上的折磨，但夫人蕭珊卻遭毒打。因為她丈夫是「反革命分子」、因為她是「巴金的臭婆娘」。文革後巴金寫過不少追憶「十年浩劫」文字。最感人肺腑的應是〈懷念蕭珊〉。巴金通過妻子因自己的「罪行」而遭受到的種種精神和肉體的傷害，間接覆述半個世紀前的老問題：「正直在哪裏？幸福在哪裏？和平在那裏？」我們且看蕭珊當天捱打的現場：

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，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。但我並未捱過打，她卻捱了「北京來的紅衛兵」的銅頭皮帶，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後才褪盡。她捱打只是為了保護我，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，害怕他們



把我揪走，便溜出大門，到對面派出所去，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。那裏只有一個人值班，不敢管。當着民警的面，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，給押了回來，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裏。

再看一次他在〈我的心〉說過的話：「到而今我的愛被人出賣，我的幻想完全破滅，剩下來的是依然是黑暗和孤獨。」紅衛兵銅頭皮帶抽打蕭珊時，他對自己一生「犧牲奉獻」的歲月，有悔意麼？他會不會「寬恕」那些動粗的年輕人？〈懷念蕭珊〉是這麼結尾的：「我絕不悲觀。我要爭取多活。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。」

他以〈讓我再活一次〉為題，給一九九二年出版的《巴金談人生》寫了前言，說：「八十七歲的老人回顧過去，沒有成功，也沒有失敗。……我思考、我探索、我追求。我終於明白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，而不在享受。」

如此看來，巴金是個無怨無悔、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。